

六、千载难得琉璃身

这儿没有星期天，连国定假也不例外。每月藏历初十、廿五放两天假。听说藏历跟农历大致相合，有时差一两天。这一天，是农历八月二十五，跟藏历显然相合吧，佛学院放一天假。我打算去一趟色达县城，拜访县上的几个头面人物。

九点钟我离开佛学院。下山很省力，不到半小时就走到洛若山脚下。只见已有二三十人等在公路边候车，都是从佛学院下来的，喇嘛和尚尼姑居士都有，三三两两，或站或坐，聚成好几个小圈圈。圆晋八点多就等在这里了，可还没搭上开往色达方向的卡车。

有个戴眼镜的汉僧，身上仿佛有一股磁力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人三十几岁，面目清秀，身材瘦削，披一件红色藏僧服。他的一双眼睛不大，但十分深邃，透过镜片，两道目光似乎能把你看穿。

他法名善宝，今年六月来佛学院。在此之前，他走过三十几个寺庙，但只有当他来到五明佛学院以后，才感到只有这里才是修行人真正的极乐世界。

他过去修的是净土宗，后来对密宗产生了兴趣。他说，不管是这个宗还是那个宗，总之都在佛门这一道大门里，不管修这个宗那个宗，他对诸佛、诸菩萨的信心是一样的。而从根本上说，佛教是一门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正的科学，太空人、飞船、飞碟等等，来时一片光，去时一道光，实际上皆是修行者达到菩萨果位后的某种显形。平常人的大脑只使用了很少一部份功能，修行成道者能够调动起人的全部智慧和潜能，所以能达到常人达不到的水准，例如五眼六通、一身可同时化为千百身等等。

六月上旬，他去成都昭觉寺看望清定上师。清定上师对他说：六月十二日你一定要来成都。那段时间，他正在四川普光寺驻庙修行，离成都有两百多里路。到了六月十二日这一天，他如期赶到昭觉寺，原来，五明佛学院院长晋美彭措法王外出弘法归来经过成都，歇驻昭觉寺，清定上师要他来见见法王。拜见了法王后，法王赠给他一张照片，还在照片背面按上了手印。

他回到普光寺后，悄悄收拾东西，打算尽快动身去色达五明佛学院出家。但是，他因为近几年一门心思修佛，基本上没去上班，没有工资，囊中羞涩，连买一张去色达的长途汽车票都很吃力。这可叫他犯了愁。正在这时，他贴在墙上的法王照片忽然对他说起话来：你出家修行不要为钱的事而担心，你虽是个凡夫，但你的心是清净的，到时候有人会来供养你……

临走那一天，当地很多老乡来送行，而且拿出钱来送给他。当地很穷，他怎可收老乡的钱呢？可老乡们都说：昨天夜里，观音菩萨在梦中告诉我们，说你是晋美彭措大法王的弟子，要去法王身边修行，缺少盘缠，叫我们来供养你。他很受感动，仍不肯收，但

泪水噗噗掉了下来。老乡们一定要他把钱收下，否则他们怎能回去呢？……

他推辞不掉，不得不含泪收下了这一笔笔带着老乡体温的钱，一共六百四十块。靠这笔钱，他来到佛学院初步安顿下来。

第二天，他登门拜访龙多活佛，想请活佛给他剃度。龙多活佛面露微笑，对他说：你已经剃度了。他摸摸自己的头皮，咦，头发不是还在么？活佛笑着说：刚才你一进屋子，我就为你念过经了。龙多活佛还为他的衣服作了加持，勉励他在这儿好好修行，日后定可有所成就。活佛说：你放弃了那么多东西到这儿来，若不好好修行，不仅对不起这儿的上师，也对不起你自己啊！

直到下午一点钟，开过来一辆空的东风牌大卡车，被大夥拦下来，在路旁等了老半天的二三十个人想去色达才算有了着落。汽车开五十分钟就到县城了，可你要步行的话，至少要走上四五个小时呢。

因着和善宝师一路同行，我和他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。

他向我谈起了他的颇不寻常的身世。他出生不久，便显出与众不同的聪明，几个月便会走路说话，一条街上的邻里都很喜欢他，争着要抱他逗他玩。可以说他从小就吃遍了整条街上的“百家饭”。

迫于生计，他还没满周岁，母亲就去重庆一家绵纺厂做工，把他托给一个邻里照看。谁知没过几个月，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全身变得透明，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父亲抱他去一家又一家医院就诊，所有的医生都对他束手无策。最后，眼看他已奄奄一息、无药可救，一家大医院提出，愿用两头牦牛将病孩换下，作医学标本用。在五十年代后期，二头牦牛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作父亲的心动了，但不敢作主，给在重庆的母亲拍了电报。母亲接到电报就赶回来了。她坚决不同意，再穷，也不可把亲生骨肉卖掉，既然医院治不好，那就不治了，要死也死在家里。于是把他从医院里抱了回来。

这时，街上来了个疯疯颠颠的老头，穿着破破烂烂，像个叫化子，当地人都叫他“哈子”，意为举止行为不正常的人。“哈子”来到他家门口，不走了，对他家里说，他是来找他的徒弟的。他父母问老头，这儿哪有他的徒弟？老头说那个快病死的小孩就是他的徒弟，还说小孩身上有三块胎记，在什么部位，是怎么怎么个形状。他母亲很惊异，那老头说得一点不错，除了他这当母亲的，孩子身上有什么胎记，连孩子他爸也说不清楚呢。父母没什么犹豫就同意了。反正儿子已没救了，不如就让老头抱去试试看吧。

他六七岁那年，老头把他送回了家。那时他的病已痊愈，从外表看，除了平时不肯多说话，说起话来稍稍有点口吃，一切已跟常人无异。但实际上他跟常人已不一样，常常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譬如，旁人看那座山上，光秃秃的，连一棵树也没有——树在前些年“大跃进”的滚滚洪流中被砍倒了“大炼钢铁”去了，可他就能看出，那山上有

座寺庙，当然，那只是一座曾经有过的建筑物，用现代的语言来称呼，或是一种“残留信息”吧？

他回家后，若说跟常人还有什么不一样，那就是小小年纪的他，对佛菩萨有着一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和崇敬。那时，“文革”的浪潮已经兴起，当地许多寺庙已被造反派、红卫兵砸得粉碎。他常常晚上一个人跑十几里路去当地一所寺庙的旧址拜菩萨。他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时，一到晚上就常有很多善男信女悄悄地来这座被毁的寺庙前顶礼膜拜，到了子时（半夜十一时至一时），从一块山崖上，可清晰地看到一个观音菩萨端坐莲台的像，持续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化为一片光明溶入更高的虚空夜色。据说，当地公安局长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一开始无论如何也不相信，后来他身着便装趁着夜色来这儿看个究竟，结果也亲眼看到了观音菩萨端坐莲台直至升空的像！打这以后，当地的公安人员、治安人员对前来进香拜佛的百姓不象过去那般气势汹汹了，也不再动不动就收缴信众的香烛供品了。

他从小立下志向，最想当的是警察、记者、医生这三种职业，而当他长大以后，这三种职业他都正式或非正式地干过了，而且干得都很出色。拿看病来说，有些很重的病人，如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妇女、脚被车子碾伤几十年的老农等等，他念上几遍观音心咒，请诸佛菩萨一加持，疑难杂症马上就好了……

他干得时间最长的，或者说，他的本职工作，是公安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某市公安部门工作，至今已十多年了，前些年还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并且是单位里的重点培养对象。他的师傅是全国公安战线的劳动模范，其貌不扬而武艺高强，跟着他师傅追缉坏人，往往旗开得胜、手到擒来。可惜师傅的为人过于正直，这年头正直的人吃不开，所以一直没给提上去。

他一开始想当警察，是要作一个国家真理的捍卫者，作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。这不能不说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。等他真的干上了，干长了，理想与现实越来越脱节，他就越干越不想干了。他觉得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恶的，犯罪，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很大，要减少犯罪，归根到底要靠改造社会。他认为佛法是改造社会最有效的手段。最好从小学三年级起，就对学生讲点佛法，提倡放生、发慈悲心。如果人人都能从小就遵守三皈、五戒、十善，那么这个国度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礼义之邦，社会秩序就必然会比现在好得多。什么公、检、法，统统都用不着了！他曾三次离开单位想出家，每次都被找了回去。他这种单位的力量是四通八达、无所不能的。单位说：你怎能出家呢？你是公安干警，你出家不是丢我们的脸吗？其实，他出家并不想丢谁的脸，他只是为了寻求真理，只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罢了。这一次，他来五明佛学院正式出了家，总算遂了自己的心愿。

从年龙回到佛学院后，我去善宝师屋里坐坐，又跟他作了进一步的深谈。他的屋子建在学院东南面的山坡上，面积不大，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就像他这人给人的印象一样：清清爽爽，明明白白。

他跟我谈起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家庭。他的父亲，兄弟姐妹共有十六人，有的在国民党中统、军统中担任要职，有的参加共产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。他的父亲曾是蒋介石侍卫团的成员，镇反时被打成“特务”，吃了很多苦头。后逃到马尔康，隐名埋姓，混口饭吃。在马尔康他父亲娶了他的母亲——一个地主家的放牛女，两人相依为命，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。母亲在马尔康生过四个孩子，前三个都饿死了。五十年代后期，他家回到汉地谋饭吃。母亲进了重庆的一家纺织厂当纺纱工，一个月才四块钱工资，她在厂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掉两块，还有两块拿回去养家糊口。

她母亲生他之前，做过一个怪梦，梦见一个鱼塘，鱼塘很小，可是鱼塘里的一条鱼很大，在小小的鱼塘里呆不住，拼命要从鱼塘的浅水里跳出来……当我在善宝师乾净简洁的小木屋里，听他敞开心扉，谈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经历时，就象是在听一个曲折离奇、跌宕起伏的故事，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他虽然已经出了家，可在他的胸膛里，依然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火热的心。八九年四五月份，他曾在四川某地的一个山洞里闭关。深度入定之后，洞穴外的世界在他脑海里清晰地展示出来。他看到了发生在北京的惨剧……

末了，善宝师说，一定要多放生，这是第一结累功德的。你看这儿的牛羊，你若对它们念经，它们的眼光会变得特别亲切。有一次，他跟别人说起，佛学院里的那只黑山羊，以前是个修行的老比丘，结果那只山羊马上拱到他怀里来，十分亲热。。。。。

一位一起去年龙的女居士，见我跟善宝谈了好长时间，问我：他跟你说了吗？他小时候曾经全身变得透明？

我说我已听他说了。

"你知道吗？"女居士说，"这是琉璃身呀！是千载难得的菩萨身啊！"

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